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四年己巳

公年五十四是年二月呂公著卒三月胡宗愈罷五月

丞計將尚書右丞趙瞻同知樞密院事蘇轍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禮部

尚書七月安燾以母憂罷八月蘇轍賀遼國生辰使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

下十一月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正月和王誥送梅花及栽花張退傅第詩十

二日賜曹侂寬假詔本集賜濟陽郡王曹侂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

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十五日侍宴端門和王誥韻舉

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十五日侍宴端門和王誥韻舉

何去非換文資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

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廷唱名先帝見其所策詞理優瞻長於論兵遂除右

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

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料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

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

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遠之父也見毛晉春渚紀聞跋二十一日賜西南

養莫世忍進奉勅書

本集勅書云勅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關梯山修

二月二日賜蘇頌乞致仕詔

本集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

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疆以充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別卿銓綜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元祐四年二月二

三日賜梁燾辭免恩命詔

本集賜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云

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為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宜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元祐四年二月三日

通英閣進讀

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

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

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

皆無年月可考此篇乃四年二月所進羣小以離間大臣劾之者畱中不發

公赴杭州奏請付外始知有此款以是知制誥任內進讀始於論漢唐

二高而止於是凡六篇也今據此分載以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

備講讀故事餘詳後乞下臺諫疏條下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本集

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勤

請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術武之風而僕僕返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元祐四年二月十四日

**二十五日東太一宮祝文**

本集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奉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云於穆祠宮有嚴春祀更以時而案視工揆口

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鑑大庇含生

其詔口宜國書三類有作四年六月七月者非四年正月二月之謬卽六年六月七月之謬亦開有可辨者并記於此

**作王克臣挽詞**

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三月朝議大夫知鄭州王克臣爲大中大夫四年正月癸巳

**卒公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恐不見容**

元祐諸賢者可見矣此史文也時所謂

**乃連上乞**

**越狀**紀年錄二月三上章乞越州本集杭州到任表云始衰而病豈非滿溢

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遠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

**繪三月四日記黃庭堅墨**

本集善奪魯直墨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囊滿中

皆是物也一日見過得承晏墨半挺曰羣兒賤家

**十六日告下除龍圖閣學**

**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續通鑑長編三月丁亥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既踰月軾言近日臺官論臣罪狀甚多伏望降付有司盡理根治會肇行軾杭州制云方冀納忠於朝夕造祈養疾於東南章却復來告滿輒賜力固難強義所重遠

本集乞降臺諫章疏根治劄子乃四月十七日上據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

長編時命下已諭月考咸淳志乃三月十六日命也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

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豈謂陛下聖度包荒天慈

委照遂加此職以責其行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

儼蒙英廟之探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

常恐斷髮之溢故求閑散以避裁逆敢不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

磨鈍自修腹亦知戒庶全孤節稍荅殊施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謝表

云臣賦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

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伏

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此蓋伏遇陛下知

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遭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

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上笏本集笏記云臣賦言隸職宸居承流

賜若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上笏記本集笏記云臣賦言隸職宸居承流

皇帝陛下總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俾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

坤之施附錄衣帶馬笏記二首惟加殿閣以出者有此恩例時以加龍圖閣

直出守謂四月臺諫論蔡確作詩譏訕宣仁十一日密上行遣蔡確劄木集

之帶假龍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臣寮有

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所係國體至重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

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憤疾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

下聖量寬大不能容一小人謗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追確

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將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  
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取進止東  
都事略云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王韶開熙河費用無幾郭達奏韶盜  
貨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鞠於秦州確希意達  
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滸  
川杷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罷知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確益以彌  
擊為已任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  
治其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  
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於是皆抵罪而潤  
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為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  
舒實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  
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兩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  
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刑恕謂其久在館中當遷確不  
可神宗不願確有幾巧退即遷恕著作郎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  
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綰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  
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爾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綰等驚曰白  
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雍曹  
皆賢王也公綰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想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  
不知禁中必有變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確悚然曰且奈何恕  
徐曰上不豫公能辨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僧  
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僧子斬之祇可

使章惇知韓鎮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恕見惇如對確言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王珪徐曰上自有子確惇不能起事入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許之確惇既出蔡京乃放散僧子神宗崩哲宗即位王珪薨確代爲山陵使言者攻其惡乃求避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詆太皇太后賁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傅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再責確英州別駕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黃履來之邪張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諡曰忠懷又追封成德二國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功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貫震當世臣佞曰迹其姦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宜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國家之不幸也

**附錄** 蔡確詩案乃確在安州詠郝處俊釣臺詩用處俊論唐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宣仁也事畧論確當誅甚是如呂惠卿亦當誅王安石章惇會布蔡京李清臣之流均應重譴法仲則綱紀立與人家國無他術也如或不能則竟寬之公於熙寧中極攻葉祖洽試策而元祐中詔定議策則薄其罪不欲加以言語羅織在是時又當爲國體惜也其論蔡確亦猶此意蓋熙豐諸臣旣已首置安石不問其下此者亦只可消弭也無如朔黨劉安世等攻之甚勁文彥博惑之首欲置之嶠外彭汝礪以爲開羅織之漸力言不可范純仁欲恕確罪與王存申理時劉摯在執政洛黨之朱光庭等已併入之朔黨橫甚汝礪旣坐罪劉安世併將純仁存攻去其後幸所踐相位即純仁

之位所死之室卽蔡確貶死之室確之子淵猶訟鞏安世不已也純仁後之  
救大防鞏與此之救確一轍其心可見使純仁在朝鞏小尚知忌懼元祐之  
政猶可爲也殆宣仁自覺有異復召純仁託以身後而滿朝黨禍已不可制  
宣仁亦崩可見司馬光呂公著引用劉安世等毫無裨益而適以償事此真  
元祐之禍水也文彥博力主回河亦屬老謬其子及甫更爲姦兇敗類以視  
韓忠彥庸懦者相去遠矣公無與蔡確詩惟合註附載其事於熙豐祐紹朝  
局翻覆事爲十五日以賜馬贈李鼎作馬券石刻云元祐元年于初入玉堂  
榮恩賜玉鼻驢今年出守杭州  
不全今補載復沾此賜東南側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  
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爲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庭堅山谷題  
跋云天慶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  
馬或又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  
疽爾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  
矣遇人中磊磊者試以子書示之查註陳奕禧云公據真跡石刻今在眉州  
縣署用筆圓勁絕類二王丰神秀異使人若不可近與世行馬券帖不類亦  
與他帖筆法不同自是始知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在南宋時已不敢輕定  
公字其說爲可信符清爲翁方綱門人方綱題識其下殆徧符清固請跋數  
言時方戒塗許爲作記別載後十餘年符清遷牧守以卒又數年其子二報  
歸粵攜此券過韻山堂爾玩月餘及出爲令復攜以去又兩年二報卒於官  
此券不知所歸矣誰自謂清以來垂二十年存沒之感良足慨然故卒書  
之因以傳符清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月書於韻山堂之左竹林深處



六日跋邢居實南征賦

本集跋邢惲夫南征賦云邢惲夫自爲童子所與游

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无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  
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賦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  
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惲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云邢恕字  
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  
薦崇文院校書丞宗卽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釋  
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禍宣仁后呼公繪問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  
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初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  
妄作策立之功以誘宣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  
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論監永州酒紐聖初入爲刑部  
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共沅祐  
初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  
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  
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又以此  
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致  
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初蔡京爲相以恕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  
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尙與章惇爭定  
策功云子居實字惲夫有文早夭惲亦怨子也爲人寡學識而奸詭似之幹  
離不兵之困京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幹離不旣還而結罕尙  
爾隆德遣使來求賂惲時以詞農少卿爲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  
歸乃詐以情告惲曰金國有餘覩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二帥倥自以爲出奇計遂以聞於朝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賜餘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謂惇夫爲邢恕之子邢倥之兄公於其死屢痛惜之而魯直元咎諸人亦無門戶之見可見洛自爲黨耳邢恕邢倥爲大姦稔惡卒覆宋祚公無與邢恕往還詩故其事不見於附載十七日乞下臺諫疏付有集而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

**司根治劄**

本集劄云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

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何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今陛下不肯降出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讟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今方遠去闕廷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又元祐六年乞郡劄貼黃云臣前請降出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十九日跋太宗御書歷子本集跋御書歷子云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歷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

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

二十一日

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臣軾書

為范純仁作其父仲淹文集敘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請之至

流涕曰吾得其為人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韓富皆以國士

待賦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

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

且以公遺彙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

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

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

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

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謂時范純仁以請寬蔡確為朝黨劉安世等所劾已有去志獨於公臨別時索此父敘亦可見其意矣此文本集作十一日恐誘以是日有封事也紀年錄載在二十一

日今既朝辭往別文彥博將駕以作詩弗興為勸明道雜志云蘇公守錢塘來別路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

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註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又云某雖老悖願君

不忘公行及出郊詔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慰勞甚厚謂本

此因宣仁心善論蔡確  
之謗故有此異恩也  
**趙君錫乞收還公除命留侍經幄**  
續通鑑長編云四月給事中趙君錫

言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蔡林仍侍經幄  
趙君錫真小人之尤

者也彼見宣仁待以執政之禮以為非久召還必宰相矣故為此要君之言

及公復還見其為子由所格必不相矣即攻其竹西亭詩以為無禮先帝與

蔡確無禮大皇太后等既曰無禮何不此時與確並攻之乎今以君錫上言

列入卷三十三總案與其効狀並載庶幾使凡為  
**五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樂**

小人者知所愧云君錫乃趙安仁之孫洛陽人  
并不知何時出都惟公祭張

**全堂**  
安道文有六過南都而五見公語以是考之乃公第五次過南都也此

番相見必有上窮碧落之談宜有兼句之留更以與陳傳道書考之師道以

私謁至南都從至宿州私謁不能久留已屬六月之事是公以五月至南都

而雷有月餘也是年八月范百揆百慮葬其父景仁於汝州襄城縣公為埋

銘所謂止銘五人皆盛德故景仁其一也前既無暇為此則成於南都審矣

餘詳後陳撰**范鎮墓誌**  
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

師道係下撰**范鎮墓誌**  
自長安徙蜀舉進士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即位

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

繫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當更俟三二年凡

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及為知制誥上殿面論之日陛下許臣今

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遷

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公時  
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翰林  
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王  
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  
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  
法疏三上不報迺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  
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散法也苦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  
更以爲比乎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事景溫彈奏軾罪公  
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  
疏爭之不報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最後指言安石以喜  
怒賞罰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  
公懼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  
曰死生禍福天也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  
上書救軾不已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  
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  
士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任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  
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劉凡卽用李照樂  
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陽資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  
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  
政同觀賜詔嘉獎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  
朔享年八十一計開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元祐四年

八月已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六月陳師道自徐謁告而至見公於南都公行師道

宿始辭公歸本集與陳傳道書云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

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可忘魏衍後山集註云元祐初蘇公列薦乃官之俾教授於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者謂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移

穎州教授東都事畧云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也元祐中蘇軾傳奕俞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

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為穎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利第罷歸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歸師道一字履常傳道乃其

兄也王子安亦子立之弟故自徐州偕來本集如渡淮訪徐積於山陽歸

不載此書則公久爾南都之蹤跡幾無所考矣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州抵浙西境黃履自潤來見歸

自註云元祐四年赴杭州見仲車至潤州沈括迎謁甚恭王銍元祐補錄云元豐間為御史中丞乃四凶之一也時知潤州餘

廢在潤往來迎謁甚恭軾益厭薄其人歸括之甚恭有二一曰趨勢一曰畏勢蓋浙西路難六州以錢塘揚子二江為界潤在杭州所部中也

徽以詩為賀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以疾請都速得餘枕籠築過分方深愧恐重辱新詩為送詞韻高雅行色增光感服不可言也復

追饒於舟中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饒此意之厚如何可忘肩熱還城且喜尊體佳勝佳篇辱和以不作詩無由學和山硯甚奇

便當割新得之為蔽作硯山銘本集米徹石鐘山硯銘云有盜不禦探奇發好為潤筆也

因山作硯其詞如寶此即寶齋齋硯山也相傳今尚在人間流傳有自而諸說不一或云六峯或云三十六峯或云五十五峯或云蘇仲恭得之或云薛紹彭易去其硯山圖石刻木刻諸皆見之亦不甚合凡名下之物大率類此不足較也至此山或云南唐質石或云靈壁山石據公親見乃知為石

鍾山石故有撰於彭蠡之語元章極仰託於公者借與張仲謀曹輔劉季孫其不得入於清流為恨今惟託此銘以傳硯山足矣

蘇堅張弼會於湖州為後六客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余昔與張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賦問也應傍有

老人星凡一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其詞云月滿若溪照夜堂

五星一老闕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賈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公

以熙寧七年甲寅過吳興張子野作六客詞至是元祐四年己巳計十六年乃相足十五年也其為赴杭過此而作確無疑矣但後有次韻林子中詩自

註近聞莘老公擇皆逝之語施註原編在五年四月詩前而續通編長編載

李翁孫覺卒皆元祐五年二月又據老學菴筆記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李子公擇卒三日孫莘老卒與施編皆合不知何以與詞敘不符也俟再考

由除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續通鑑長編云四年六月丁未蘇轍為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癸未兼禮部尚書穎濱遺老傳云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節  
命輟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

**月三日到杭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

禁嚴出府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  
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溺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

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嚴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  
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

**移守江寧**

施註云元祐三年六月楊元素繪卒於杭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  
自越移杭自杭改江寧而先生繼之

本與施註合年譜

**五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賦以王命來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  
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

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宮聖  
神臨之致忘夙學尚饗

**謁羣望文**

本集祝文云賦以王命來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  
義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見於祠下安

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  
相之使免罪展尚饗

**答秦觀和錢蒙仲**

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自錢  
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

闕橫為屋五間下闕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國圃之中故為州  
者多居之謂之高齋

**和錢總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狀**

本集乞賜州學書板  
狀云元祐四年八月

公自註和錢總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  
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

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眾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  
案



育之意前知州熊本奉乞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貨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資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關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而獨於此飢寒備素之士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伏望

上法外刺配顏章

顏益待罪狀詔放罪

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

輕疎糊藥細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中有入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送其逐人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明日入戶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異先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醫人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眾所畏惡下獄之富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眾所畏惡下獄之日聞里稱快謹按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脇制監官毒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臣法

外刺配亦乞重行朝典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異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異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榮得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奸奏之疎竄化州籍沒貨產一方稱快

**賀明堂赦書表**

本集表云臣軾言宗祀告成修累朝

之盛典端門肆眚咎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富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王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廷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東都事畧云元祐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二十六**

**日同秦觀仲天賦游寶山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則葑合成田半皆蕪沒雨**

**中同莫君陳飲湖上並有詩九月聞薛夫人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嗚呼

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歎而自賢我自懼日登師門旣友諸子入拜夫人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出守東南往遊其頽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敏及葬餽奠莫親匪愧於今有醜昔人寓詞千里

**九日和**

侑此一樽薛夫人薛氏奎之女也奎諡簡肅夫人以是年八月卒

**蘇堅點絳脣詞**

本集已巳重九利蘇堅詞寄點絳脣詞云我輩情鍾古來誰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

聲遠鬢雲撩亂憇入參差鴈聞子由使契丹作詩送之統通鑑長編八月蘇轍為賀遼國

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詩是時值在京也二十一日與楊傑聽賢師琴書歐陽公贈李師琴

寺本集書歐陽公贈李師琴詩云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

言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屬

余書之以贈焉元祐二十一日跋蔡襄書相州畫錦堂記石刻跋云章子厚

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跋蘇子瞻書上乞賜度牒修廨宇狀本集狀云

異而字畫加豐肌骨相稱乃知石刻常患瘦耳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子瞻書

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潮當錢氏有

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觀自

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口就頽毀中間

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拘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

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

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陶為朽壤

深可嘆惜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

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臣以此不敢坐觀羣差官

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毀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

四萬餘貫已具狀開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

貫以丁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

十月七日題損之故居木集題損之故居

及下諸州剽刷兵匠應副去訖云元祐四年十月

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十七日與曹晦之鬼子莊徐

### 大正王箴秦觀出游題名并記游湖上事

本集杭州題名云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鬼子莊徐得之

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

### 槍十八日乞詩賦經義分數取人狀

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十

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概等一百四十八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

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

遂以五分立法然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見今本土及州學生

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委是有弊詩賦進士或習總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

乞據狀敷奏者臣竊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

以來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詩賦

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出守東南親歷十郡

及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

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汪概等狀不敢不奏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伏候勅旨一貼黃云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又與張嘉父書云示論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學者罕能領會印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又與朱振霄云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然此書近

遭廢錮尙未蒙幸復公尙敢言及耶謂王安石醜詆春秋謂之斷朝朝報廢斥不用雜以老莊列取士統謂之經義家恩憤春秋之廢作春秋新義因安石書贈王箴夜飲本集書贈王箴元直云夜與王元直飲酒撥齊菜食之發也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

又云王箴字元直小時方旱饑公以運河乾涸使客出入艱苦開浚茅山鹽

橋二河以工代賑本集申三省開湖狀云自十月興工管章按書致平書云

尺尺不時上問特枉手書愧汗不已某老病日增殊厭繁劇方艱食中未敢乞閉郡日俟謹逐爾爾章援字致平悼之長子公知舉首取士也時從事

州十一月三日論高麗進奉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

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

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

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鬪盡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

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瀕足以禍福高麗若

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固有識之士以爲深憂今月三日準

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等控訴於海船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

僧壽介繼常賴流院金子保妻善等五人及禪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

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關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

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已具事由畫一奏稟

明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御臨發日奉國母指推令齋金塔二所祝

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闕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  
之則又傷恩臣欲於此偷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  
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是臣一面指揮即非朝廷拒絕上免朝廷帑  
贖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伏候勅旨

### 乞賑浙西七州狀

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  
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勸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

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  
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  
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  
憂勸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  
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  
方壁畫準備外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速賜指揮賜宋時以杭州秀  
蘇常潤為浙西路公帥杭所部者也故於三吳饑饉水害講求倍至時華亭  
秀州平江府常州鎮江府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此南宋浙西路六州  
軍之證今本集皆作七州考乾道臨安志太平興國三年分杭州秀州蘇州  
泗州為浙西路本集書贈王元直云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  
西路記王箴拍板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  
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 哭王適作挽詞上賀冬表

本集表云月臨天統首冠於三  
正氣應黃鍾復來於七日君道

湯長陽德光亭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備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罔孝西清日將且而羣陰伏鬱與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

識三靈之陰贊臣祗膺詔命恪守郡符身雖在謝賜歷日詔書表本集謝表於江湖顏不忘於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後天

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

怛之誠恭惟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

格致嗣成賀輿龍節表本集表云臣執言天祐民而作君惟帝是輔帝生商之豐瓊賀輿龍節表而立子有間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恭

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婦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二十八日寒疾在告與王箴夜坐記事本集書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

直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醞然徑醉親執鎗匕作齋青鯢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

勿忘此十二月作賀正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東方發律氣迎萬物之新南面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先啓於前人大德小心以題故周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符敢傾葵霍之心仰獻松椿之壽

敦頤濂溪和其子熹天竺觀激水二十七日游落星寺南屏謙師遠來設茶

有贈和子由自契丹回至涿州見寄詩

子由以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使

還至相州祭韓琦墓有轍與君錫偕使於遼驅車往來實出其郊趙令時自

且謁且辭當復於朝諸句蓋趙君錫為副使以正月杪還京也

明州來謁本集與趙景貺書云候吏來特承書教禮義兼重感作不已養病

不詳何官書云行役迫遠乃令時以事至杭既去而專使至此為令時從

公之始故記之其後公作德麟字說謂始與德麟游者指從事而言也餘詳

卷三十四以張方平所遺鼎甌寄懷理作大覺鼎銘本集大覺鼎銘云樂全

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部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義

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谷爾學人歸大

覺鼎銘乃守杭時作公後與趙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為之銘本集端硯

令時書有託懷璉事因並載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為之銘本集端硯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材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

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漸几信鈞以全吾直錢士

升南宋書云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書為銘

其硯稱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有愧色

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遁太湖馬迹山卒之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

且遠出門如馳尋已立化蘇公記養直清江曲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總

案中時公自海外歸養直從其父堅迎公於韶州至公為出游湖上治事十

此銘其年甚少當在帥杭之時蓋是時養直從宦在杭也

出游湖上治事十

此銘其年甚少當在帥杭之時蓋是時養直從宦在杭也



三間樓

西湖志云十三間樓在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

僧自閑陳默詩云昔年曾到十三樓一色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佳暑只

綠修竹近清流謂石佛院志無專條即志所云石佛山僧思淨刻山爲佛

舊稱始皇纜船石者是也寒碧軒在葛嶺壽星院今以郭使維琳嗣法徑山

陳二詩證之則二院相接並在葛嶺之麓裏湖之濱也

本集書贈惠誠云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

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

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公在昔屢至徑山未有維琳踪跡而此文作於惠州復有今則大定之語

是其任徑山乃帥杭時事也厲黜宋詩紀事章援來謁作書本集與章致平

謂公倅杭以維琳主徑山恐誤今載於此

過一見殊慰瞻仰到官數月公私袞袞殆非

衰病所堪然湖山風物依然足慰遲莫也

與章致平書云本州於潛縣柳豫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衆無所歸

可代會君管秀學否閩會君不久服闋入京幸留此闕也又書云京口有陳

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荆公最雅素刑公用事他絕不通

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

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即當

發書邀之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

訓導亦有等差也柳豫事不再見據公後與秀守胡深父書云餘託柳令咨

白是柳豫已赴秀州學官矣陳輔之於下年從公游萬松嶺見於題壁必學

官之事已定故召以來也其後公歸毘陵輔之特往問疾其章致平爲秀州僚屬亦僅見此書中

文勛杜介來訪會章援饋

鵝肉遂共饗之

本集與章致平書云遠煩從者既鵝肉極濟所乏遂與安國

皆從公於杭徐得之張天驥亦至若賈耘老之流尤當相從特無所表見耳其始終不至者則黃州王文甫潘彥明兄弟而已并記於此

寄范祖

禹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瘁不能堪但以連歲裁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歲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

俟罪謫而已

自趙令時以下九條月日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十一

三

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主人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雨譏 男霖圻覆較

元祐五年庚午

公年五十五是年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三月趙瞻

自去冬不雪至於五月始雨蘇轍為御史中丞十二月許將罷是歲東北旱  
浙西水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范祖禹薦蘇軾曰臣伏見蘇軾文章為時  
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  
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  
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令  
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  
至杭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復翔貴  
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法有司不必入告皆得自專公以與  
稅並催反為民患故專行平糶法也  
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  
濟已及千人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  
其行可久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情崇善  
因論竊此文乃六年同京固陸廣施方而作施藥乃五年事  
彥明書云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歲傷拯救勞弊二  
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新春萬萬自重

月閣垂雲亭花開答清順詩

此詩題云臥病滿月詩有冥坐春強半清陰月展遷句乃二月所作也

病起登

望湖樓贈項長官作臨江仙詞

本集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調寄臨江仙詞云多病休文多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

樓上暗香飄和風三弄袖明月夜吹簫酒醒夢回清漏永

十四日上乞降

度牒召入中斛斛出糶濟饑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

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關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麻字未蒙施行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石訪聞蘇湖常秀雖甚裁傷常民却得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小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

十五日錢昂仲出觀焦千之帖為題其

後本集跋焦千之帖後云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冰首吾友伯強也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昂仲蓋膏師之以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

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  
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  
**十八日**上論轉運使葉溫叟分壁度牒不公

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先於

吏民日夜企望今轉運使葉溫叟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臣竊原聖意蓋  
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裁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  
擊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任意分擊牌送諸州切緣度牒三百  
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洶動而溫叟任意分擊更不  
計會逐司豈得穩便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  
州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所費裁傷  
之民均受聖澤葉叟得選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  
相下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裁傷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  
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卽親行部一皆開實更爲條畫上聞會出  
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卒視他州裁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  
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周焮清波雜志云石林爲  
蔡京客故避暑錄序京爲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迴護而於元祐斥司馬溫  
公名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  
從學者人人誦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其所認公事尤多不滿如此條卽皆誣罔溫叟坐視不告又竊公成事以市  
惠此皆小人之尤者所爲溫叟後與公同罷是時并未罷去抹殺公奏請賑  
恤以度牒爲憑空儻來物凡此皆有意失實也避暑錄一書祇可節取乃  
前註家不分皂白一槩闕入實爲此集之累故引周焮說以見其人云

後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季孫和清順詩見贈

次韻答之作太息一篇送秦觀

本集太息送秦少章云昔吾舉進上試於禮

避之方是時士以剝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看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

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

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

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

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

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嫌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

其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饒其行

并作送仲天貺

**王箴歸眉山詩**此詩施註原編四月十八日詩後合註謂查註誤編并

五年春間然以施註之誤委之查註非也秦少章自四年四月從公出京二

故太息云不及一年是時三子皆同行今以之類編二月則兩地皆台矣二

**十五日游孤山智果院爲參寥題梁**咸淳臨安志智果院題梁云元祐五年

上梁蘇軾書慶元三年韓松募入石西湖游覽志云紹興間徙築北山徐一

夔重建智果院記云至正初予過葛嶺抵寺門循左廊而上公與參寥子之

肖像在焉盡磴道升至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尺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

几上其膚署二十一字蓋初上梁公爲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標也堂

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度之洪武初元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盡為瓦礫作六觀堂贊本集六觀堂贊云垂慈老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為此贊

和劉季孫周壽寒食同游西湖二十七日同王瑜

張璣訪清順參寥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為書參寥詩本集書參寥詩

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

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

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

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眾客皆驚歎知僕記所載非

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韻圖詩題作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

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與此記合其云連日蓋自二十五日至晦日也

陳使君夜飲本集與陳伯修書云鹽官尉以阻節訴裁致邑民紛然喧訟不

在杭州即詩題所稱唐州陳使君也和玉瑜詩三十日同王瑜張璣周壽龍

公帥揚有送陳伯修察院赴闕詩和玉瑜詩三十日同王瑜張璣周壽龍

井謁辯才題壁咸淳臨安志龍井題名云元祐庚午辯才老師年始八十道

瑜忠王安陸張璣全翁九江周壽次元來餽藕茗二月晦日書韻圖查註據

志作金翁輒謂王註施註諸刻本皆謬而改詩題張全翁作張金翁合註從

改皆誤查註所見乃朱竹垞所藏之抄本此本流傳至杭後歸翟灝晴江藏

弄晴江乃家二兄之婦父誥因是屢見此書字畫端好似為影抄者然雙行

宋七律寺肅主題文

卷三十一

三

案



繁密特甚豈無全金之譌乎其他志乘舊引咸淳臨安志皆作全翁可見原  
刻與王註施註諸本皆同查註知而不辯乃其好異之私耳又謂張璠即張  
秉道尤謬宋史五年正月丁卯朔二月丁酉三月二日同王瑜楊傑張璠游

不書朔三月丙寅朔據此則二月乃大盡也  
**龍華寺** 西湖志龍華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璠同游龍華元祐五年三  
月二日題案蘇軾題名黨禁時都剗去多出後人補刻惟此題係原

刻故精  
**過麥嶺至天竺** 西湖志云麥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璠同游天竺過麥嶺登韜光菴題壁  
采倍常

光菴題名云蘇軾張璠楊傑王瑜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同游韜光菴此條  
原引咸淳臨安志作五年二月三日其時公在告未出有間垂雲亭花開詩

可據當亦三月二日之事故同游人數  
**八日同楊傑訪劉季孫觀所藏歐陽**

與龍華相符此乃志之譌也今為更正  
**修書作跋** 木集題歐陽公書云處處見歐陽文忠公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  
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

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  
**水旱之後疾**

**疫並作乃哀羨緡發私囊置病坊於衆安橋分坊治病以僧主之** 蔡誌云公  
又多作價

粥藥劑遣吏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  
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囊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

於今不廢周輝清波雜志云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勸官緒於  
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

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  
爲安濟坊輝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原在衆  
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旣無提督亦無激勸駐蹕之地理宜優異  
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拯疾苦之民州縣長吏其毋忽謂本集論醫藥  
甚多從不及杭城置病坊一事惟見於墓誌及宋史本傳載在五年減價糶  
常平米之下今得周輝之說而其事備矣公守密州以仁宗所頒簡要濟衆  
五卷有司與律合同藏一紀以來民未聞知因書於方板揭之通會以廣流  
傳此則恐民力有不逮故爲之饒粥爲之醫爲之藥而所主則惠民濟衆方  
也其推廣仁宗之心至是而卒無一言及之此豈宋有第二人乎七百  
年來未見有知其心跡者故爲表而山之凡百有位視此刻文焉可也

### 天驥陳輔之游萬松嶺惠民院題壁

本集題萬松嶺惠民院壁云子去此十  
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

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梵英曰茶新舊  
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  
雨陽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謂施註原編其前有送張山人  
歸彭城詩查註誤移互見集中邵註續補遺有元祐五年十二月同聖途游

七寶寺題竹一詩查註編入此卷之末合註復置施編詩於前仍存查編詩  
於後自聖途去後復見矣今考送歸彭城詩意乃聖途留杭旬餘春盡思歸

而去與此文新茶時候在杭相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仍

入載其後同游七寶寺蓋聖途再至之作耳并記於此

### 四月答黃履移知蘇州啓

本集同蘇州黃龍圖啓云伏審政成京口詔從吳郡眷惟疆境之鄰首  
被風聲之美頃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

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

言口占難盡蘇州府志黃履字安中東都事畧不載知蘇州據此書則自潤移蘇

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知蘇州黃履知十八日同劉季孫真覺院賞

江寧由是考之履到蘇在五年也今附載於此

**枇杷作詩重觀令休硯記再跋**本集跋贈段嶼名僧令休硯記後云富陽令

月十八日復見馮君膏為黃岡故復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

之時為錢塘守**二十日興築茅山鹽橋二河堰**開後申三省開西湖狀

**使子珪修復六井**本集乞子珪師號狀云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劍皆廢壞

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溥臣為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

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管尤以為

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

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

遂擊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鋼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

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師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

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二十一日題張先詩集後**本集題張子野詩集

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

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水聲與余和

詩云愁似鯨魚知夜永懶同胡蝶怯春性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

俗但稱其歌詞苦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

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開**

湖壽於吳山水仙龍神之廟

本集視文云杭之西湖如人之行口湖生菱葑

井而千頃無復豐茂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與開整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復有唐之舊觀盡因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

二十九日乞度牒開西湖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與廢成毀皆若有數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由此觀之久廢復開事關興廢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渚之鮒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間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勢必耗散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河數十里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

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頓藉爲居民莫大之患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五也臣以侍從出鷹寵寄目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勒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繼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貲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陛下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特出聖斷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贖錢過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又貼黃云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西湖志云白居易錢塘湖石記舊在石函橋側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撰長慶集題作錢塘湖石

記輿地碑目作石函橋記又云石函二關在錢塘門外昭慶寺西一名聖塘  
關一名澗水關一名石函關三關中水流入桃花巷直注松木場而分流入  
北關大河又自聖塘關分一支沿城至西湖墻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一名  
西石頭橋成化杭州府志云昭慶寺西鑿石岡上爲行路下通水流自然成  
橋每視盈縮以爲啓閉西湖游覽志云唐刺史李泌建開洩湖水以入下河  
沿東西馬陸羊角堰至歸錦橋凡四派又白居易記云大約水去石函口一  
尺爲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  
知故書於石不文其言又白居易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  
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畱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自註今春增築湖隄貯水防天旱故云謂公在黃州東坡始以樂天爲託  
蓋至是而卒踐其五月五日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  
言矣因并錄此詩五月五日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五月初五日龍圖閣  
學士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  
苦運河淤塞率常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關中蓋  
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據寨兵級等皆恐喝人戶  
或云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  
及工役旣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邱阜積雨蕩灌復入河  
中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  
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開闢屢  
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關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  
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昔人以大小  
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旣清徹無由淤塞而

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潮水不令走下自天  
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自此  
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  
田霖潦之際無所儲蓄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按唐長慶中  
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  
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  
防如法蓄泄及時則漲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  
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賦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  
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  
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差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  
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  
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  
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賦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  
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  
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茅山河而  
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  
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  
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  
過關閘中若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極優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  
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  
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  
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絲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

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斜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關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窗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關一所一菩提寺前斜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比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一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猶兒橋河口自猶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盛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闌閘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幹濯且以備火裁其利甚溥也概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俱湘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謹以四月二十八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謁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白太守鄭公戡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昔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及除滂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菱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微生菱葑卽許剡賃自然永無後患今



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賦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撥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一新置鈐轄司前一開遇湖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開侯潮平水清方得開鈐轄司前開一鹽橋河岸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理合拆除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逐人家量出賃錢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一慮歲久侵占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勝狀緣此葑合不可不禁今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如違許人割債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貫充公使今後課利稍增欲乞應西湖上新葑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一錢塘縣尉司麻字在西湖上今後差錢塘縣尉衙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依法施行如有葑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違制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右謹件如前勘會上件錢米只開得一半賦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條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右丞特賜詳覽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

狀申三省謹狀西湖志云乾道時安撫周侂請開運河疏濬西湖重修六井一做蘇軾遺法咸淳臨安志云周侂言今欲撩湖增置軍兵百人專委錢塘縣尉并壕寨官一員帶管開湖管轄軍兵不住開撥不許妄有請佃包占或有違戾依蘇軾申請以違制論從之開湖一事亦為小人賈易列入劾款極言公私並無利益易言苟有當是南宋不當踵行之也至條議所稱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者省字連上句讀謂五貫文之省錢也修志諸公引此文不解其故疑為着字之謬妄改着字作着公至湖上相度以葑

田無所真而環湖三十里往來不達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

云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真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論子由之文甚明而史官未看清楚故本傳云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隄使此堤徑三十里則環湖富一百五十里然班固改史記其可笑者尤多是亦不足怪也集秀州人船助役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見勸開西湖船子告為盡數剝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駕來本州隄成長八百八十大丈

諸般全然闕兵也至懇至懇西湖志此條失載隄成長八百八十大丈與章致平書云葑田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大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富如教揭榜示之此書乃以葑五丈為隄址也其云想有餘可為田者即下條立三塔之章本蓋開不盡者募人種養使自蒞除而即於是立塔為界也合考甚明此條原築度

數具存乃西湖志必載之文此志爲傅厲杭吳諸老所修雖已繁徵博引而遠其大者如此且摘錄賈易狀劾修西湖事而不加案斷是不止失體裁也若沈德潛輩本非杭

**中跨六橋以疏諸港之水**

木集和趙德麟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產是又不足道矣  
武林舊事蘇堤第一橋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橋通麥嶺港名曰鎖關第三橋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橋通茅家埠港名曰壓堤第五橋通雙院港名曰東浦第六橋通

**復立三塔以限菱佃**

蘇州府志云淳祐丁未大旱湖水

耿家步港名曰跨虹  
冷橋蘇堤三塔長橋湖州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菱蕩一切雜去湖水如舊兩湖塵談云東坡設置撥湖兵士命錢塘尉司管勾且於湖中立塔以爲標表

若合塔以內不許侵爲菱蕩此其見於疏狀甚明舊有石小塔三土人呼爲三塔基予童時猶見之正德初楊守開湖始盡掘去名勝志云南宋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第四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

塔形如瓶浮藻水中即治開毀萬歷開濬取葑泥繞作埂爲放生池池外湖心仍置三塔以復三潭舊名月光映潭分塔爲三故有三潭印月之目

公條議云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其後只立三塔雖無明文而夢梁錄所載淳祐中修復其明蓋適與德憑此以清水界也據志云吳人種菱春帆及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則湖當不復堙塞在公本意取

其種菱則葑不能存也又公條議全文云自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推原此意以合立石塔一條蓋石塔之外召募種菱已有一定課額石塔之內留爲水面并菱不種或恐佃戶侵入不種之處及更有承佃者故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之文復恐歲久有司貪利胡混請射二字故後條又

云永不增添也當日塔外菱課足敷管勾官吏撥湖兵士之用故其立法盡善如此此三塔實因種菱而設也後歷元明舊章已廢此塔固爲無用之物然前人所置存之足資考證况召伯甘棠可云剪伐乎乃揚孟瑛妄爲掘去終有明之世遂至沿譌莫辨矣

劉季孫何遠春渚紀

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

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

蘇堅本集題云余舊在許敦仁皆督役公亦

時至或饑取築堤人飯食之

北應災艱錄云東坡築新堤日往視之一日饑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

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往視尉司廨宇增設公使庫刊立六議條貫

錢塘縣尉帶管

奏定六條刻石敦仁以公過之建英游閣

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在錢塘尉廳上並見前狀敦仁以公過之建英游閣

尉司記云裕陵覽西湖園嘗有真仙尉之語則有真仙亭東坡帥抗率賓僚

來游則有英游閣可想見其盛也又後袁肅記云樓曰英游實東坡帥抗來

游故事尉司廨宇南渡已不存至隆興初始復之據華袁兩記則嘉泰

寶慶中已屢葺之也志稱尉司在錢塘門外甚混惟石函橋德生堂皆可據

因以此其後堤成徧植芙蓉楊柳以固隄址而陰不可待更爲九亭以休行

旅人皆便之遂名蘇公堤墓誌本傳云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園

蘇公堤邦人祠公堤上後十年郡守呂惠卿奏毀之堤開鑿於水咸淳五年

朝命守臣潛說友增築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植花木數百本靈隱寺舊

志云東坡祠堂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堤惠柳奏毀之此又寺僧所建夏時正湖山勝槩記云蘇公所築之堤亘十里以防澗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橋覆以亭堤間楊柳芳草鋪茵芰荷簇錦則其當時風俗之美政教之行繁可想而見使惠柳有知則含羞於地下矣楊慎云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籠瓜澆川祀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獨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地而姦人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策問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如東坡抗湖頹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通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概矣蘇軾傳誌芙蓉楊柳望若畫圖之說固應如是歸結但植柳必待三年其芙蓉亦須次年十月初可如畫堤方成公已去並未見也小人賈易已有專事游觀之論立案必當分晰開湖之役不但飲食灌溉漕運使客之利實以工代賑使度荒年九亭之設蓋非此無以蔽行者况樹未成陰乎傳誌既皆畧去而年譜復茫然不知今表出之蘇公堤之名實由郡人建生祠堤上交代林希因以榜之且有新堤嘗事之作史既惡其人而削參觀開西湖作詩西湖志禪道潛觀開西之駕名於郡人亦惟從衆而已

赴台州作漁家傲詞

本集送台守江郎中調寄漁家傲詞云送客歸來燈火

多事定紛紜絕雅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波一朝美

專誰能記百尺蒼崖尙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清波

送江公著

赴台州作漁家傲詞

盡西樓淡月涼生暈明日潮來無定準潮來穩舟橫渡

送江公著

赴台州作漁家傲詞

盡西樓淡月涼生暈明日潮來無定準潮來穩舟橫渡

送江公著

赴台州作漁家傲詞

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為解佳人愜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臨江公著字晦叔明年正月復至杭州公有送江公著知

吉州詩考此詞作於五月是晦叔由台徙吉也又次韻江晦叔詩公自二十註云往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頗君亦然可為江郎中即晦叔之證二十

五日沈僭來謁再為書回先生詩本集書和同先生詩後云熙寧元年八月

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既沒

三年矣為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為書之偕字過藏春塢

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為清順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詞云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疎影微香

颯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木事集云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子瞻為郡一日屏

駟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子由除御史中丞續通鑑長編云

為賦此詞臨此詞為夏日作因編此卷

為御史中丞穎濱遺老傳云為御六月三日次京師韻送程之邵赴夔州運

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不悅

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盲者政合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賊役失當民病於  
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  
曰嗚呼陛下卽位改元於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借罪已而臣  
子之心誠不忍隱思有以少補聖政庶幾天人感通裁診不作而志慮短淺  
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  
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歛怨而了無絲毫上助  
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  
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  
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  
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  
戶以產當贖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棟  
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  
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右所  
有四事伏乞出勅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謀朝之罪

堰閣成

謝英烈王文

本集祝文云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殉吳爲忠忠孝之

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變海若伏降完我岸關千夫奏功  
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尙饗咸淳臨安志云神伍氏名員  
吳王夫差入越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賜屬餼以死  
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唐元和十年刺史盧元輔修西湖志云  
英衛公廟在吳山俗稱伍公廟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  
聖安福王

廟

此文北宋已有英烈王之封志謂封於理宗者誤

七月

賀坤成節表

本集表云臣賦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恭

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

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日觀茲事載瞻七日和蘇堅七夕詞本集七象關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馨華封之祝

堅調寄鵲橋仙詞云乘槎歸去成都在萬里江濤漢漾與君各賦詩一篇詩畱織女鴛鴦機上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

看乞巧朱樓綵舫放翁題跋云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

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游書歸放翁十五日奏浙西七州裁傷第傾例此詞蓋以賦詩畱織之語人所不能道也

一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右臣聞事深則立不深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裁恤

患尤當在早若裁傷之民救之於未餓則用物約而所及廣若救之於已餓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因而已饑之民終於

死亡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裁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裁如人初病今歲之裁如病再發病狀雖同

氣力衰耗忍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

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



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  
瑋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  
父子聚哭以船棹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稬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  
非豐歲而況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臣材力短淺  
加之衰病而一路生商憂責在臣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  
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而備來年出糶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  
斛斛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  
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  
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奏聞

### 二十五日奏浙西七州裁傷第二狀

本集狀云臣近奏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甚於去年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

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晝夜大風  
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  
作孽畫必有流殍之憂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施行

此狀有伏乞檢會前奏之語是此狀奏到之日前狀猶未指揮降下可見其速發也後以九月七日上相度第一狀十七日上相度

第二狀相距亦僅十日皆可類推

#### 介亭餞楊傑龍提點兩浙刑獄回闕

編元祐五年七月楊郡本集與胡深父書云浙西數傑為禮部員外郎寄秀守胡深父論廣雜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蒞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倍加撫綏不惜優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到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 八月寄越守錢勰書使勸提刑馬城至杭議兩浙裁傷事本集

必不搖也 穆父書云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十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

盡裁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

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且夕到

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

勸之勿云 與曹輔張大亨游昭慶寺畫竹鐘樓下壁間題名西湖志昭慶寺

僕言也 明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游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又云蘇軾畫竹

壁舊在昭慶寺鐘樓下並見二老堂雜志曹輔字子方時為福建轉運

判官不知何以來杭公後有與子方唱和詩詞張大亨字嘉甫亦作嘉父公

後在揚與詩云都門昔傾蓋再見江湖間都門似指元祐其前見於泗州明

夫當即弓允也後從游三洲明弼康道皆無考又詩題李陶乃大臨子也張

嘉州葉教授俱無名字其中當有其即為某者然無由知矣因并記於此以

俟再 十五日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

考 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猷公案為高麗國雕造經板載往彼國却受酬答

銀三千兩因此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

塔乞法外重行杜絕姦細奉聖旨徐猷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年七月十

七日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

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

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銀物並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

...

司看詳顯見閩商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又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見客人李球往彼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與去年所奏徐戩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間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商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元豐八年將祖宗禁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最爲害事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相度裁定一依慶歷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

**論**此狀當與卷三十六總案論高麗買書狀合觀其論始備蓋公已逆知北有併南之勢故爲之防微杜漸直據忠告者疏凡七上無如執政皆庸材毫無遠謀且以公爲多事取厭其前也熙寧中發運使羅拯招來高麗其後也政利中登州守王師中招來女直從中勾搭者皆此曹也君臣昏惑欲藉此曹作事遂使姦商猾賈並皆富貴若徐戩之流獨不幸而遇公然孝宗後

**西湖成謝吳山水仙龍神廟文** 本集祝文云西湖堙

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於有神陰假其便  
不愆於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橫老對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  
哲所緒神卒相之罔嘯民願看酒之報我愧不憚尚與前祝文  
有百日奏功語湖當成於八月由是推之則堰開之事修完久矣  
九月五

### 日作張俞詩跋

本集題張白雲詩後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  
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臧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  
見其遺句撫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 七州第一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七日準尚書戶部符準勒知杭州兩  
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劾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  
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戒傷之勢恐甚於去年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  
本司已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相度施行去訖深恐轉運司官吏職有供餽  
所有寬減額解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為九日和去歲重九點絳  
心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性復勘當施行

### 九日和去歲重九點絳

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脣詞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脣詞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 有年

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脣詞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脣詞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 年鴈并和袁轂蘇堅詩十七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二狀

本集九月十七日  
狀云今選差官吏

### 開倉和經優估米價

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蘇湖常秀大段  
減價八月至今陰雨不止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春有穀無米日就賤  
壞本司欲合杭州添價收糧不推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  
來年難為出艱必須多方於郵路覽畫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郵路無備孽書

### 來年難為出艱

必須多方於郵路覽畫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郵路無備孽書

### 必須多方於郵路覽畫

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郵路無備孽書

### 若不預為之防

則恐郵路無備孽書

### 則恐郵路無備

孽書

不行須至先

十八日作朱象先書跋

本集書朱象先書跋云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譽蓋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盡以適吾意而已昔聞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蓋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不得慢

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狀行下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並合依今年九月四日聖旨除放然臣具奏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早賜行下謹錄奏聞

三十日訪辯才龍井相對終

更奏乃知三省並未進呈且云未見前狀可乎

日作書數紙

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雷

湖作好事近詞

本集湖上調寄好事近詞云湖上雨晴時秋水半蒿初沒朱棹小舟歸去

任烟波飄兀十月四日爲錢世雄跋蔡襄詩草

石刻跋云此蔡君諱慶中詩真跡在濟明家筆力遒勁元祐五年十月四日蘇軾題後歸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此本閣刻作二月今載於此

詩送之

參寥集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閑詩云桐桐雙黃鶴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溟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集處

九萬是君期鬼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

考之乃仲諫叔黨並以詩賦與劉季孫何去非游湖上何遠春渚紀聞云先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今並載與劉季孫何去非游湖上生臨錢塘郡日先君

以武學博士出為徐州學官待次蘇公遣舟遊取至郡雷款數日約同劉

景文泛舟西湖酒醒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

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其今日餘生亦十八日進何去非

皆裕陵之賜也何正通至杭歲月無考今列於狀前

備論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

孔言成典漢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

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教授何去非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策廷中極論

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以

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

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三

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附三省執政考覽於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

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之明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姚士麟春

渚紀聞啟云遠父去非東坡奏充太學博士左調徐州教授更請補館職不

案

報二十一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三狀本集十月二十一日狀云提刑司斷惜兩三錢徧行文字減勒官佑臣已

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糶今亦不過糶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裁傷

不致有違訪聞蘇秀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糶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裁傷

為甚臣先於九月十七日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糶五十萬石

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行此策顯無妨

害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公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

虎溪矣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答辯才韻作問陶淵明詩據公自註元祐二

十六日同葉溫叟張壽周壽侯臨游南屏寺本集記論茶園云元祐五年十

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齋蔡熙之子瑀出所

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一月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為以待陰陽之

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賀興龍節表

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賀興龍節表

本集表云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神漢實開受命之祥彌月載臨普

天同慶恭惟皇帝陛下體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之助神武

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臣叨鹿法從出守二十一日上相

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同葵藿遠傾向日之忱

度賑濟七州第四狀

本集十一月二十一日狀云本司累具合行賑濟事件

是期踴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無以救濟貧民平準市價若乞

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臣勘會杭州義倉米四萬餘石

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開春米價增長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

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

例施行續通鑑長編十一月載先是浙西鈴轄蘇杭等將官劉季孫往蘇州

還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猝起潮浪轉運判官張壽自常潤還

所言畧同乞準平斛出糶是月又言乞速賜施行正月即得出糶乃詔撥錢

一百萬貫買糶封樁準備移用餘依所奏施行註云後為買易等彈劾願范

祖禹封駁乃已此種奏疏賈上乞用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

易等亦復彈劾其人頭畜鳴者也一月日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越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

援盜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

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

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

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

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庭要害

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

用後犯入已賊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劉景文後以公舉文資出守

隰州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而歿作滕元發稅詞開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



知施註之誤輒委之於查尤

非是今駁正并改編此詩

張璠為孫升劾罷作程之邵書

事簡淨頗得溪山之樂全翁已得文字吏民甚惜其去

全翁之確據可見詩題作全翁之不誤而查註改金翁之非合註引長編云

五年七月侍御史孫升言兩浙轉運判官張璠違法徇私詔別與差遣其說

與此書合時張璠已衝替矣其後公奏開石門河狀與前轉運使葉溫叟皆

列名蓋張璠尚

在杭未去也

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書林道人論琴事

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甚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

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

所以為

獨苦歟

八日作孤山六一泉銘

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開於民事

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

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

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凡案間一物耳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

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蓋公與勤之像

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

白而甘即其地壑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

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

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

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

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紀年錄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  
作六一泉銘成化杭州府志云六一泉在孤山後巖東坡守杭時泉出有樓

六一翁因名歲久湮廢成化丙申大理寺卿夏時於泉後建東坡菴西湖古蹟事實

正訪得於榛穢中命掃雍而濬發之泠然故物也

云坡老既銘六一泉又於泉後鑿石築室名曰東坡菴

禮遇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

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恐朝廷聞之亦未必

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

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本集宸奎閣碑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

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

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治平中詔許自便歸

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  
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  
二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二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  
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  
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  
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  
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正月一日遷化某與作得宸奎閣記此  
老亦及見之

懷璉化于下年正月一日此記寄去不久乃是年十二月

作而記作年八十三書作年八十二必有一譌又公與懷璉書云奉別二十五年考懷璉以英宗治平三年丙午詔許歸山至是年庚午作記之歲正二十五年記云璉歸山二十有三年是書不誤而記有譌矣又元豐甲子跋廬山題名已云別十九年合治平丙午不誤則積算至是亦二十五年也今從

書改 **十二日同劉季孫張天驥周燾蘇堅游七寶寺題竹上詩** 萬歷杭州府志云七寶山

在三茅觀之趾雞肋編云七寶山南渡時呼為五臺山錢塘縣志云七寶峯在七寶山南城中觀濤最勝處壁刻吳山第一峯王應鳳重建廣嚴院記云

杭之七寶山有仁祠焉其初日瑞隆後唐清泰三年所建也逮治平更號廣嚴熙寧間蘇文忠公游而樂之為賦雙竹湛師房及新開徑諸詩自六飛駐蹕析其地十之八為內饗胥徒之居履蒸轍迹畧無可考其在淳熙有僧善資者復葺之發地得鐘焉有銘在樂則寺故物也 開諸說七寶寺即廣嚴

院公倅杭尚有 **上乞子珪師號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體問得靈石多寶山晝睡詩

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功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為井居其所而遷

之意伏 **作參寥真贊** 本集參寥子真贊云東坡居士曰惟參寥子身寒而道

候勅旨 **作參寥真贊** 富辨於文而詆於口外冠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

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 **上賀正旦**

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論此贊不詳何時作附藏卷末 **上賀正旦** 本集表云堯歷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崇明之朝恭惟陛下

**表** 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

時逢古且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  
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熙寧辛亥除夜公直都廳  
囚繫皆滿日暮不得歸舍記詩於壁至是二十年矣自來爲郡再經除夜庭  
事蕭然三圍皆空因和前詩

武藏  
藏板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 男霖折翫駁

元祐六年辛未

公年五十六是年二月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宣徽南院使致仕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蘇轍尚書右丞七月張方平復

祭大覺禪師文云具位某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

亡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

弟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獨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

正月一日遷化同增感悼歸嘉祐八年癸卯八月仁宗葬永裕陵七日同

計至元祐六年辛未凡二十九年懷建以是年正月一日化去審矣

錢總江公著柳雍游龍井謁辯才 雍同謁龍井辯才元祐六年正月七日

植海棠一株於寺 禮出暗門上風簾嶺酌龍井入聖壽寺拜趙清獻公蘇翰

林僧辯才畫像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道元祐間諸公談論

自言得於其師云葦航紀談云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先生其一

云范文正蘇東坡欒城釋參寥辨才遺像舊在龍井月林見程瑛游龍井記

謂手植海棠一事其說出自周必大信不誣矣至公遺像凡竹閣龍井及

堤上更建之三賢堂並有之乃疊遭宋元之亂蕩然無存今之刻集者率九

以己意繪之此為恨事耳是年二月公即召還因補職海棠事并記於此九

日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木集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

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

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稱不曾承受到

上件奏狀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進在前謹

錄奏聞謂之元祐諸賢可乎和楊蟠梅花謝關景仁送紅梅栽詩十五次劉季孫

見者假也悠謬如此

韻游伽藍院寄袁叡浣溪紗詞本集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

調寄浣溪紗詞云雪領霜髯不自驚更將剪綵發春榮羞顏未醉游寶雲寺

已先頰莫唱黃雞併白髮且呼張友喚般般有人歸去欲卿卿

得唐彥猷送客絕句和韻即送其子坳起鄂州江公著知吉州聞錢自然與

錢勰飲餽以二壺並有詩聞有吏部尚書之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丙戌

太后兩諭執政除軾此官寄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滂父書云辱手教具審起

以杭州裁傷故徐徐至今

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開郡爾側聆大用以游靈隱天竺間判

快羣望不宣梁溪漫志云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旄旗導從出錢塘門坡

冷泉亭上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截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隱

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

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

年九十餘憩於祥符寺北廨多螺錄云東坡性簡率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抗

能言之時嘗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閒憩至則脫巾襚衣

露兩股榻上令虞侯搔爬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具食未即至遂

於堤上取菜堤人飯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附載二月請小本住法雲寺疏

於此本集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云京師禪學

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為敦勸願法涌

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不自然伏惟珍

重九日與曹輔劉季孫侯臨游淨住院書東海若作跋本集題所書東海若

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并

和曹輔雪中同游西湖及仲殊參寥詩與葉溫叟侯臨張弼赴石門相視新

河和張弼韻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本集元祐六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蘇軾狀奏錢塘江天下之險自溫

案



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沂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用度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騫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謹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木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木并地圖一面伏乞下本路監司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犒盡支賜錢物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臣不勝大願伏候勅旨

請察

此狀

子由除尙書右丞年

表

云六年二月子由爲尙書右丞卽右轄也二十八日詔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上乞擢

**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墓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準

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壙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會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奏聞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給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所費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林希爲代公罷杭州任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遽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南連被裁傷不敢別求安便竊觀郡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

為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伏望除臣

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

寺本集與明老書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既堅遂不能

明主淨慈寺本集與明老書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既堅遂不能

臨屈副此誠仰又書云屏書知不違泉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此

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陞堂聞第一義也

山真覺院瑞香花詩再作西江月詞本集真覺院賞瑞香花調寄西江月詞

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后土祠中玉蕊蓬萊殿後鞋紅此花清絕更纖

穠把酒何人心動又次韻云小院朱闌幾曲重城畫鼓三通更看微月轉光

風歸去香雲入夢翠袖爭浮大白皂羅半掩斜紅燈花零落酒花穠妙語一

時飛動又用前韻戲曹子方云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寄

吳風繼取相如雲夢點筆袖沾醉墨誇花面

有燕紅知君御是為情穠怕見此花撩動

詩賦木蘭花令送別玉照新志云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城為浙漕東

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再和城詞集

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

大馬忠玉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

### 六日往別南北山諸道人至天竺惠淨以醜石贈行書圓澤

傳以遺山中

本集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鄰

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爲具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淨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又公自註云此出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刪改爾爾甘澤謠

### 過智果精舍作參寥泉銘

本集參寥泉銘敘云余謫居黃州參

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  
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  
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  
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列參寥子瀨新茶鑽火煮泉  
而淪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  
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  
公行以蘇湖被裁獨

甚而百聞不如一見遂自下塘進發繞道赴湖州十一日至德清縣同曹輔

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游慈相寺題半月泉詩查註續採半月泉詩云

泉何人施大手擊破水中天題名云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又云詩載談論吳興志先生游德清縣題半月泉作也

石刻在慈相寺中此詩本集失載詩與題名字體大小不同迥出兩手疑後

人因題名廣作時方還朝何云請假也合註徐志幸跋云泉在德清縣北郭

外一日假者乃郵程之假也碑石雖重刻筆勢不失謂公書跡石刻一項

最為難辨蓋自大觀以後如祐陵及梁師成譚禎之流官禁私買悉以重金

購之凡兩浙淮南嶺南山林僧道之所有搜索殆盡其買何氏之英州石橋  
銘價三百千由是而知在士夫家者亦難保矣苗仲先守徐州從水中取出  
黃樓賦石刻急掃千本盡槌碎之以居奇是又石刻幸免禁毀而又因貴重  
不保之一端也是時兩府子弟固皆習公書而射利者競相購無如高述潘  
岐履作雖黃魯直亦須細辨始知於是真本則遭官禁私買之禍幸存者少  
而贗作則大書大刻人亦莫辨計自政宣以至南渡建紹五十餘年中紛亂

已極遠周公陸放翁朱晦菴者出雖其所見真本尙有而所謂非公書則  
他人莫能作是公書則未敢遽定者不知凡幾其可信者又必考其授受之  
淵源及流傳之所自始以爲確再自紹興乾道以來樵刻公書以成都本三  
十卷爲最他如倉漕公使庫及玉山汪氏之流所有樵刻見於記載者亦頗  
不茫然皆不可寓目而世之習見者真本與僞本並皆節次翻刻何由辨其  
是非若近今兵定梁氏所刻洞庭春色賦已爲佳本其中如勒霧鬢與風鬢  
句則譌勒爲勒此乃原本磨泐而鈎工就字形補之凡似此沿譌者未易悉  
數又如淨因畫記款畧元豐三年端午書於淨因寺是年公在黃州謫籍何  
由至京凡似此憑空僞造者又未易悉數也然僞造之中雙鈎一類皆有所  
本或原無年月而鈎取他本者往往字形大小又有取舊臨公書割所著款  
鈎入公名者公畧款往往止書一鈎字故此弊尤多翁覃溪論公詩以墨蹟  
石刻爲長城詰取什一於千百蓋不欲輕易以此亂集也至查註所採半月  
泉詩疑其有贗者此又不然蓋贗作則就題名爲之不難使出一轍也其字  
既大小筆致不同則此詩必有所本而出於後人之續刻無可疑者公以察  
裁赴湖至十八日始達吳江則其往復於湖州道中在處周視者幾及十日  
其以十一日雷德清縣因有題與詩之作此可信也題名之鄭嘉會卽鄭靖  
老其在京僅見於西園雅集記公詩惟和陶敘云得鄭嘉會請老書而王註  
施註各本並譌嘉會爲會嘉本集尺牘鄭嘉會鄭靖老復譌爲兩人蓋此類  
姓名在集中至爲僻冷必非作贗者所知

十八日泊吳江十九日晚仲殊來

見爲書琴夢事

本集書仲殊琴夢云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  
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

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日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  
邢和璞方信秦爭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  
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珠老扣絃  
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二十日至蘇州和黃履兼簡林希

詩簡  
言守蘇州詳本詩題註

公由湖入蘇自觀水裁民生乏食前奏準撥錢一

百萬貫羅米平糶以代賑而發運司格旨不行二十三日再乞發運司應副

浙西米狀

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  
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自觀積水未退下田固

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戩而淫  
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專食  
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欲冷多至脹死流殍疾疫必起今州縣出  
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糶官吏欲差船載  
米下鄉散糶卽所須數目浩瀚秋夏之間必大乏絕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  
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糶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裁傷州軍般運兌撥出  
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合起上供併封樁等錢  
一百萬貫趁時糶買斛封樁準備移用聖旨既下本路農民始有生意而  
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糶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  
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臣已累具執奏今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殍之  
勢極可憂畏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依元降指揮除

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允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候今年秋  
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雖累百  
萬亦恐不及於

### 四月抵潤州與林希論裁傷書

朱子晦卷題跋載公與林子  
中第三書云別後淫雨不止

事謹錄奏聞  
所過裁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無望必惶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  
今歲流弊疾病必煩措置淮南糶麥已無望必惶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  
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開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  
本路裁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  
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  
供斛米皆未宜起發賦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  
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  
想加恕察不一賦惶恐跋云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  
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極刻諸石以視當世  
之君子新安朱熹書又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  
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  
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用此三書本集皆不載據此始知公四月間  
蹤迹尚在潤州也毛漸字正仲時爲淮南轉運故欲至廣陵使之言  
淮南歉狀微之乃代葉溫叟爲兩浙轉運者中玉卽提刑馬臧也

### 謁於途以石墨爲獻

本集書沈存中石墨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  
曹公所藏石墨數種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

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鄆延以石燭烟作墨堅  
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沈括題延所  
石墨公何



由見之而品題乎其爲此時所

別張弼作臨江仙詞

本集辛未離杭至潤別張弼秉道調寄臨江仙

詞云我勸鬢張歸去好從來自己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俎豆夷桑真過矣憑君說與南榮願聞吳越報豐登君王如有問結

稷賴王生至揚州有詔不允所乞

等語不詳何人所行見後謝表中

上辭免翰林

學士承旨第二狀

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

需若雷雨豈臣辱陋所敢回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裁裁伏望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

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候勅旨與轉

運毛漸論准浙裁傷事

中書餘詳三十五卷毛正仲惠茶題下

爲毛漸作

軍衙廳成慶土道場疏

本集代毛正仲疏云揆日灼龜既鼎新而改造伐林度土遂雲集以經普幸銷覆壓之虞允獲躋寧之願

原其所賜敢昧於神是用命海角之禪那資大雄之妙蔭宜此五福之教變

乎百堵之成伏願百穀豐登羣生恬泰上祝河沙之聖壽永瞻慧日之祥光

式罄誠心過高郵爲趙晦之作四達齋銘

本集四達齋銘敘云高郵使君趙

庶所靈鑑過高郵爲趙晦之作四達齋銘

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扉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

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述  
令逮遷黃晦之爲藤州嘗爲公致王定國信並見本集書中其後乞常往來  
高郵晦之已還漣水軍其守高郵當在  
公帥杭時而年月無考今附載於此  
五月至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準尙

書省劄子依前詔不允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三狀  
本集狀云臣以衰病

執政理合迴避勢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旨依前降  
詔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輒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  
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  
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職恐待罪之至伏候勅旨  
爲張方

平作滕元發墓誌銘  
本集代張文定公作滕公墓誌銘云神宗皇帝初臨海

公元發始見知於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  
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  
易位者朋黨亂之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  
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  
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  
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  
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悉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  
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畱守  
南都徙齊鄆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孥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  
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

罷入朝未封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儻然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瘼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畱河東而公已老蓋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贈銀青光祿大夫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元發薨於上年十月而方平薨於是年十二月公此大過南都以不欲到京供職畱以待命者二十餘日此其爲方平屬草時也觀此文可知施註編元發挽詞於揚州任之誤至紀年錄并謂此文作於揚州尤非時方平已卒矣同馬光碑與元發墓誌一式皆首論其大畧一段而後次其歷任政蹟緣此兩公事實前註既多引載而本案之補載者又復不少故僅錄其總論不重見其餘也公自云獨筮五人皆盛德故而趙縻滕元發不與以文爲代作故

**十九日歷陳仕跡并乞成邊狀**木集狀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也并記於此

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未能遂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及服闋入覲

便蒙神宗皇帝召對許臣職外言事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  
附會進用可必自惟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  
可施行狀以裨萬一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梔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  
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  
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  
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  
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  
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緞鍊不成  
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  
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必欲致臣於  
死故臣得罪下獄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到獄卽  
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赦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及臣竄責  
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  
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  
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  
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  
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始論銜前差履  
利害與孫永博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  
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程頤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  
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  
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  
齋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

具疏爭之遂大夫執政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  
 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誇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  
 昧譖愆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自出知杭州二年粗  
 免人言中閔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救論奏不  
 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  
 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  
 意聞命悸恐以福為我即日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  
 攻般出解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眾所共知  
 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  
 言者豈問是非曲直所以不避頹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  
 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  
 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  
 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眾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伏望只作親嫌迴  
 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畱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若朝廷猶欲驅使或  
 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詔下不允二十四  
 在禁近也備錄劉摯因那恕領公入則必有陰中故力辭詔下不允二十四

**日與張方平別遂行**此公十五年甲申至是而第六次過南都也公游於方平之

答但云仲意子瞻兄弟其高二十六年到闕上殿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

風遺烈凜乎百世之下矣二十六年到闕上殿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

賦言乞除一重難邊郡甲申至自杭州始人見二十六年到闕上殿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

除重難邊郡在五月十九日奏上由是推之乃二十六日到闕上殿館於

興國東堂

本集題云六月召還懷公館我於東堂館二十六日後尚在乞

旬日中後卽

二十九日

赴關門

受告命

乞賀坤成節

復遂前請狀

右臣近奏

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俸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

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起關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

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見臣子

恭順之心遂巡力辭終存典刑分義之守

宣仁太后生於七月十六日

稱陛下謚加明聖遇節契丹遣使皆章聖舊章也

六月一日詔賜對衣金

爲坤成節宋時凡太后簾聽者始以生日爲節章疏

稱陛下謚加明聖遇節契丹遣使皆章聖舊章也

六月一日

詔賜對衣金

帶馬命供奉官

召再入學士院進謝上表

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

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

稿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至於用人可以觀政而臣本緣衰病出守

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怡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愧

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

衰殘豈期過採虛名復使榮加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

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

臣於散地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

二十九日受告命不應遲至十一日宣召入院且初四日兼侍讀事在宜召

入院之後也今以前後表狀考之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

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謫特更正

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  
 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  
 賦命寒塞幼師季路止服緇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  
 壯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鴻賢故損  
 廡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教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鞭其後  
 薄德盛服當戒維鷓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駟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四日詔兼侍讀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  
 讀者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

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丞轄  
 立朝督綱條於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  
 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邱山此蓋伏遇陛  
 下明極昭臨憂深付託欲為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質而甚異  
 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捐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

**上笏記**

本集笏記云臣蒙恩

不淬勵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賞之恩  
 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府闕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  
 駑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  
 欲效涓塵之報謝**三伏旱休表** 本集謝表云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熯之病  
 未知瘳隕之期**謝三伏旱休表** 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  
 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

**子**

**由乞避冗劄**

欒城集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第一劄云臣伏見兄軾近除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

仍奏乞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遠避於臣私情不遑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惟衆所共知抑亦聖鑑所亮若使兄軾得安處特從論思講讀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取進

**十二日朝旨不須迴避上第二劄**欽此

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兄軾既非同官不須迴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為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與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未見其比若不退避羣言可畏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宣仁不許上第三劄

云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壽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鑒察取進止

**將遷子由東府於汶公東堂閱舊**

乎兩公求退如此卒為羣小所攻尚論者徒以洛蜀為口實亦不察之甚矣

今取子由劄一并立案前後合觀得失自見若謂重其兄弟敦義則所見者淺矣



詩卷作詩

去必無請公遷居東府之理蓋東府西府八位乃神宗創置以居執政者也至是皆不能即去公始與子由同居乃六月望前後之事其情灼然可見故感舊詩敘又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與此詩題之杭州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雖不合而自合施註不知此中原委因並編於出京之時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東堂詩於前云

十五日賜呂大防生日詔

本集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云勅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爲重家庭之慶亦朕

所同適斯干獻夢之辰均旣醉太平之福膺

子寵錫介爾壽祺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撰不允詔

本集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云勅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

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母復固辭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都事畧趙彥若字元考師民之子青州臨淄人祖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熙寧中已爲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哲宗卽位爲龍圖閣待制知陳亳二

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選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攝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罷爲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修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

使澧州安置卒於貶所後與元祐黨籍本集無與往還詩文事蹟以其與公

同值翰林且與范祖禹

二十六日上撰儲祥宮碑奏請下項狀

本集撰上清同貶而卒故載其事

云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準勅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一上清宮原係太宗皇帝擬建於慶厯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原建及失火年月乞下史館檢會降下一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今欲見先朝并今來內出錢物是何庫錢文撥或係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一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一朝廷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卽更無銘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一準勅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得柳瑾所藏宋迪畫邢房悟前生事於其子仲遠作破降下右謹錄奏聞

琴詩仲遠屬王詵臨寫爲短軸再題其後和子由題王詵畫及詵和韻諸詩

閏六月撰上清儲祥宮碑本集上清儲祥宮碑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賦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賦拜手稽

首言曰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厯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問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

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  
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  
詔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傍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  
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  
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  
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  
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  
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  
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  
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  
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  
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爲治道黃清淨而民自定蕭何爲法顧若盡  
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  
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  
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  
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地喜答神祇來格視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  
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  
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  
祥宮碑臣賦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於  
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豹闕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父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者苟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  
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簠相以銘詩震於四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東  
坡上清宮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  
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  
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爲妙理用此文來歷悉  
在前載下頌狀太宗原建因依之內據神宗刻玉賜劍數語推之要知與鳳  
翔建太平宮奉張守一無異故至真宗而封禪起矣作文例貶方士此文獨  
當崇之茲以黃帝賈下治道爲本顯出前世詒謀後以天地喜答歸結方士  
故云末自應完儲祥本旨也又下項狀請篆額人就便以皇帝若曰作結包  
括無遺使王安石猶在當不止如龍之歎矣乃其培蔡卜公然磨去另作試  
問其文焉在苟有可觀不以人廢何至千載斷碑人贈多不知世有段文昌  
之非笑獨傳於今也是亦小人之無恥者矣又若謝顯道之說可見程子大  
公無我凡朱賈所爲非其本意公自周齊出門下始知有濂溪之學而有至  
人之詩表之日全德故其往來橫渠而不得與二張相值論關洛之學爲可  
惜若憤然爲辯狀則又朱賈所激而非其本懷也當熙豐間司馬光呂公著  
皆在洛一日爭論出處幾成釁隙伯淳在坐爲二龍閑臥洛波詩以解之後  
二人同心輔政卒如其說當洛蜀時公著獨在相位何難排解其事可見室  
相不知天下寒心二語竟以上聞是於伊川未嘗無憾焉者而騰口開亂之  
攻卽乘此機以入特事畧不欲盡載後遂譌爲蜀黨攻洛耳使當日有如伯  
淳者在位黨患卽無自而起而二龍之用將無窮已於以歎宰相之非才而  
伯淳之少十三日作張詠書跋本集題張乘崖書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  
也悲夫

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 七月二日賜文彥博溫溪心馬詔

本集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馘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堯之獻不如旅熬昭德之致已勅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以賜卿至可領也元祐六年七月二日詔元祐六年六月七月所行內制本集悉譌作四年六月七月是時公出知杭州豈有內制考東都事畧文彥博以五年二月致仕則此詔作四年明係六年之譌今據此一槩更正

### 上論三吳水利進單鐸書狀

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否則此任絕無內制矣

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臣到吳中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松江始艱噎不快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狹各二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所聞大畧如此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鐸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宜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

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饑不可悉數而十年九勞公私凋弊深可愍惜  
乞下臣言與鑄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核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  
上利害一先開吳江縣江尾凌蘆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  
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  
蘇門一十四所用石鑿并築堤管水入江一次開芙蓉于白鶴溪白魚灣塘  
口廣大吳濱冷長塘湖瀾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斜門入江一次開宜  
興百瀆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次開蘇州苦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一  
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巾季子瀛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一次根究  
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此狀亦為羣小所彈幸執  
所格致三吳為患者又數百年幸公併其書載入集中故後世得隨行之揚  
升菴謂宋君臣愚辭免撰趙神道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  
且慙此其一端矣辭免撰趙神道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  
奏準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  
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光曾為亡母程  
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承  
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  
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趙瞻字  
大觀鳳翔盩厔人太子賓客剛之子也其在治平中諫濮議熙寧中論青苗  
皆被出元祐再入力爭回河且未嘗援引小人五年三月以疾薨於位四日  
若瞻之生平有足錄者公獨却之乃知陸道士獨得埋銘不是易事

班荆館賜遼國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抗旃遠道解鞅近郊念

館舍之未安宜驂駟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元祐六年七月四日

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洛黨摯已在執

文郡伯溫聞見錄云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別洛黨程正叔爲領袖朱光  
正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邵博聞見後錄云伊川用司馬文正薦  
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摯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特以迂濶之  
學邀君索價又論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  
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待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伏  
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開亂以  
償恩讎致市井之閒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  
稚嗤鄙循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云云劉安世論曰程頤歐陽斐畢  
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閒號五鬼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  
權勢之門何常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五人獨被惡聲然推  
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馮琦洛  
蜀黨論云元祐初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未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劾頤宋  
史云程頤加直秘閣董敦逸撫其有怨望語去官東都事畧云左諫議大夫  
孔文仲言頤騰口開亂罷職李秀巖道命錄云伊川言迺英暑熱乞就崇政  
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伊川復上言臨  
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轉運伊川被命修三學條  
制吏部侍郎胡宗愈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不宜  
使在朝廷臺諫論蘇公未已殿中侍御史呂陶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頤衆  
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右司諫賈易言陶不當用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

易伊川門人也伊川免喪權判西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敦逸素有怨望  
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以疾尋醫劉鞏攻之於始進之時劉安  
世攻之於既罷之後皆朔黨領袖也考東都事畧哲宗問朋黨之弊於胡宗  
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無黨論以進又  
本集奏狀云王觀奏胡宗愈指臣爲黨臣有何干涉據此則宗愈無黨之  
意且宗愈亦屬劉安世攻去者也又事畧載孔文仲天寶得介寡言笑少所  
合其人如此卽不當託以助賈易彈呂陶事投其機械公與之尙合者以同  
爲范鎮所荐王安石所逐如同患難者耳若歐陽棐乃修之子迨之婦父公  
所契厚畢仲游乃公拔真館職者文仲已并作五鬼攻之而公不能解其事  
是文仲乃併攻洛蜀無所黨也顧臨體肥重公數以屠戲之臨甚愠幾於成  
隙且爲程子攻去可謂之蜀黨攻洛黨乎凡馮琦以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  
作蜀黨攻洛黨論誣也董敦逸乃攻公爲川黨之人以上攻洛黨領袖者六  
人均非蜀黨甚明然朔黨攻蜀論者多諱之而嫁名於洛朔黨攻洛論者尤  
諱之而嫁名於蜀馮琦洛蜀黨論以朔黨置之事外若與洛黨無干涉者然  
朱子名臣言行錄於劉鞏劉安世多諛詞且謂安世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每  
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只有二義不  
出於彼卽入於此其將何以處程子乎道命錄載劉鞏劉安世劾疏盡刪其  
攻擊之語以泯其跡安世嘗言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程伊川進言方  
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而道命錄以爲安世之學自  
不妄語疑爲馮永卿誤記不知南宋之爲洛學者何以於朔黨之二劉皆低  
首下心忍辱含垢至於此也又其所載孔文仲劾疏無五鬼之語且謂李丙  
丁未錄所載亦無之時呂公著方在相位文仲未應有此語惟紹聖間張商



英章疏有之其所論皆有意失實今附錄其所載孔文仲疏以資考正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檢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曰臣不敢子細敷奏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開聖體僭踰過其並無職分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四馬奔馳樞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調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惡之其造臺諫也皆屑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勸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遠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議知耻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只在經筵相遇一旦乃非意相

干說論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鵬利口閒亂羣臣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蓋殺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道命錄又云一日伊川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朔日宰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紕知懷州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者論事皆用軾意

**世劾罷范純仁**

東都事略云方蔡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

**既乃劉安**

徒改竄以是程而非孔歟不知并程皆誣也宋人多愚自信以炫

公若果爲程子計卽當默其語不聞於外而用其意開陳於簾前若以程願大皇不當獨坐之語直陳雖愚無知之人亦知大皇必不喜也其惡甚於議開會鞏且獨相苟欲解留誰能從中僨事雖交章再劾不能罷也宋史職官志中書舍人正四品轉禮部侍郎左諫議大夫從四品轉給事中公著超遷文仲非怒降其官也崇政殿說書從七品秩卑資淺者授翰林學士正三品班講讀學士上拜參知政事轉尚書其說書員闕例得有小官頂補公兼侍讀非程退蘇進謀奪說書者比說皆影射卑鄙可憫元年哲宗方十一齡雖愚無知之教師教其十一齡之子弟必不遽及女色而經筵乃常以啓之當亦必無之事文仲此疏與聞見錄及朱子年譜所載不符疑李兩李秀巖之徒改竄以是程而非孔歟不知并程皆誣也宋人多愚自信以炫

罷去自此羣小明目張膽毫無忌憚至八年七月召還已不可藉手矣事畧謂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窺其際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今推其說察其跡考其論說行事誠哉是言也安世之攻洛黨也初尚無關圖是若其攻逐純仁而後之劉摯代爲相也可謂之辨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乎此條乃司馬光下世後元祐中消長得失一大關鍵宋之安危所繫必當補載且以問安世之名臣言行果及劉摯代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尚書劉安世何如也

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益衆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朔黨以干進摯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類演遺老傳云時呂微仲

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闢莘老曲意事之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跡危甚本集狀云賈易未嘗一日忘臣今既擢其柄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當言臣并及弟轍又云浙西水戎臣累次奏論賈易扇搖寮官安鼎揚朱乞加檢驗治其尤者而執政相顧不言臣是何人敢不迴避又云臣蒙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聞命悸恐以福爲羨慕誌云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迓英常輟者不樂風御史攻公東都事略云神宗晏駕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宋史本傳云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謫請外聞見後錄云呂微仲奏人等直無黨附以上皆朔黨攻兩公之明證其局未完如碎摘東都事略語可以補成全局合考宋史則語加詳然非貫串其義不見凡史家言例不直

書一段以告人者多矣特畱此爲據至所引本集各條原文多有重見本案務取事理明析是非昭著不以重見爲疵也邵註每以此苛施註而其實不足與之當衡

### 六日上論朋黨之患再乞郡劄

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願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報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忿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願章等今既擢鳳風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報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羽再三論奏煩瀆聖聰朝廷無由安靜皆臣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賜一郡又貼黃云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二聖曲庇今臣若更少畱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朝廷難違其議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伏乞痛賜闕察

### 請察

公召還已九章請郡矣且前已表明俟過坤成節除郡茲相距僅十一日乃迫不及待可見舉朝洶洶之狀此劄以朋黨治亂爲言可見公之愛國

殆過於謀身而務成黨禍非其心也其詞至以屢干血懇痛賜闕察入告已與窮極呼天無異而論者意在兩平昏抹殺其事削凸以填凹私也邵伯溫

聞見錄云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或加玩侮故  
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  
池皆銜怨刻骨陰伺隙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因  
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劉克莊後村題跋云蘇程二公在朝不  
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劉器  
之孔經父也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憤伺隙眾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諸公  
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意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  
去矣馮琦洛蜀黨論云程頤蘇軾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軾與頤口語參  
商攻訐歲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牾怨若牛李也右頤者  
軾軾曰論訕右軾者誣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  
難特以師友各地詭詐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鬪耳殆章惇蔡京  
反政斥為一黨而並擊之當亦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頤軾  
之爭不關賊否而黨議即興劉擊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朝  
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  
之惟恐其黨微之不成也論以上諸說伯溫所謂古禮者首誤是日二聖  
臨哭即凡百臣工皆哭之時禮出朝廷尚何哭不哭之是非連年斷斷不休  
此不足道也劉擊劉安世湖黨之領袖也孔文仲寡合無黨者也克莊皆拉  
作公之門人誣以蜀黨而有各尊其師日有紛紛之說矣甚胡宗愈孔文仲  
顧臨皆非蜀黨馮琦著論以此三人影射蜀黨而該以洛蜀交攻遂分二黨  
之論却將朔黨攻洛黨事抹去以成二黨之說是非尤為顛倒又邢居實者  
邢恕之子倥之兄也據宋史邢恕入姦臣傳倥乃構毀亡朱之賊惟居實與

父弟異趨獨從公游公未嘗以洛黨外之及其早卒公與黃庭堅見補之皆有過時之哀明載於集劉克莊所謂各私其黨馮琦所謂師友各地等說皆以洛黨事誣作蜀黨公共之文尤非程門之能攻蜀黨者以皆在言路故耳其狀奏史家無不登載昭然可見蜀黨則王鞏黃庭堅秦觀見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諸人卽蔡京列入黨籍碑亦僅能止此此猶洛黨之邢恕朱光庭賈易杜純也王鞏因司馬光薦得宗正丞及攻出爲倖又復攻罷黃庭堅甫除起居郎卽攻降秦觀方有正字之命已攻去此三人屢遭攻訐如救死扶傷不給者近是而註庭堅集者以不與洛蜀黨事爲庭堅辯此夢竊也陳師道甫爲學官亦攻去畢仲游在館職已爲劉安世孔文仲所攻見補之廖正一李昭玘在館職並出爲吏張耒在館職八年顧義自守粗免人言李之儀浮沈樞密院屬下此諸人均未至言路外制等官既無風聞可拾亦無封駁可操故凡史家不能完出蘇門攻洛狀奏明文論者欲兩平之輒拉其非蜀黨者影射實之然洛黨皆因公報私攻其蜀黨之人與事而其名乃職所當言不云我洛黨攻蜀黨也其與互相告訐彼此立黨名者情事全別馮琦又以言路特以師友各地盈朝上書猶之室闕等語誣爲交攻確據私也若呂陶范百祿以蜀人嘗攻韓維故胡黨并公指爲川黨陶又因朱光庭攻公上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嘗戲薄程頤光庭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此兩置之此史文也陶持平之論未嘗以公爲是亦無攻程之語且皇宋治迹統類載呂陶語云光庭固失而軾亦未爲得結怨之端軾非無過是陶無所偏倚而強以牽入蜀黨攻洛之人可乎公在朝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卽有乞還程頤經筵劄子祖禹之於呂陶

又何以異可見公與蜀人未嘗同結爲黨也又通鑑輯覽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帝日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此乃哲宗本意非惇京之羅織當時不下明詔而羣小以濟惡誣之故其後說也長然羣小雖可罪而君言仍在也元祐初子由論列惇京罪惡逐去之又論貶呂惠卿至重公所行賁詞卽降下子由劾狀事由也故惇京必倍荏報之其論嶺南繫於國是與涪州之京在後四年出於帝日者情事懸殊邵伯溫云分黨相毀惇蓋竄嶺海瑪琦云惇京並擊之當自悔其藩籬不固此乃假崇寧羅織黨籍之說倒行而逆施之非紹聖行遣元祐人之實在情形

**八日** **玉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本集口宣也均應駁正

等圭璋致命旣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

元祐六年七月八日 **玉津園** 在南薰門外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駕不復至惟遊使賜射爲故事其後南宋亦建玉津園則一日

孝宗數臨幸命皇子率執親王使侍從講燕射禮上親射御與此不同

**又賜使副時花酒果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鄰數旣展賓館歸休宜命醴筵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元祐六年

**年七月十二日** **乞將上供封斛斛應副浙西六郡接續糶米劄** 本集劄云

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裁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袖於邱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日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今旣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看出糶常平米一事

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於轄下諸路封播及年計上供發解內璧畫應副接續糶賣只依地頭元價添水脚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播錢物似此計置雖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命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不惟安慰人心亦使蓄積之家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神宗避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歲久惕心妄意遵遺業顧子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

**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來修貢龍適遺誕辰宜均慶賜

**十四日以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

**又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來修貢龍適遺誕辰宜均慶賜

渥共樂燕私元祐

**二十日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

本集詔云勅節

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同嘉嘉與朝臣咸稱壽

**爲小本作法雲寺水陸**



法像贊敘

本集水陸法象贊敘云在昔梁武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

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賦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

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營

此會承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賦拜手稽首各為之贊

謂上八位一切眾下八位一切眾共十六贊文繁不錄

為文彥博作德

威堂銘敘 本集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雷四年天下無事朝廷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

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

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之典用

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其德也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

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

王鞏作率子廉傳

本集率子廉傳云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避眾謂之

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

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

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

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太平興國元年六

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閩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帝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乃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書以遺其曾孫輩或刻石置紫虛閣

### 賈易劄

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子乞雷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臣聞賈易購求

乞放顏全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揚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檢驗治其尤者易等但務快其私憤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勳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哉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裁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上下懾服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明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

### 八月一日適英閣進讀

本集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云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

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類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鑑開元公召還已在賈易趙君錫安鼎輟講之後至是復講其後家居待罪即罷去矣故載於此

復祖述沈适何正臣舒望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王觀孫升揚

康國趙挺之韓川訕謗之說撫詩語彈奏公與子由并攻秦觀二日宣仁封

付呂大防劉摯諭未得遍示三省官續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尚書右丞

於蛇豕者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語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滿滌濯汪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然無實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挾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輒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為排陷正直之計至於用巧得為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觀為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蘇軾其言豐稷為非才則怒其草王叢告辭以范純禮為無所建明憤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供職以苟俸給之事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畧也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為是轍則助其蜀黨趙鼎微幸私己之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陰使秦觀王叢往來奔

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許將既而遂稱其位知王鞏有罪而假托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向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厭代軾別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閑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後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舉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讖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脩職庶事興起其閒不幸輿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旣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盡之名如累年裁傷不過三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復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閭亦不免科借居民什

器眷輔之類。使掉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益。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雷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羨恨相見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職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詭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伏望聖慈。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易以戊子朔。奏疏。翼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是日賈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通事。云。臣近因秦觀除正字。言其不可汚辱文館。翼日。趙君錫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觀既去。蘇軾專令親情王適去。相見王適。遂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爲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伏惟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又趙君錫言。臣前薦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敢逃也。又言。二十七日。觀來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傾中丞也。中丞急作一章。則事可解。傾險如此。乞下觀。更究治之。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其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觀既去。是日晚。有王適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裁傷如此。而賈易揚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察虛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以爲當聽其。賤卹不可。先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爲一言。臣以爲觀與適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趙君錫所論。今不主本集辭。劄當核原奏。以示大公。據原奏。則君錫全誣也。蓋子由惟風聞賈易劾觀。

之事未見易君錫合攻秦觀二疏故觀往見君錫告以賈易論功之事在觀  
自謂赴訴恩門竊不料已化陷穿如果子由知之則公亦具知之豈尙有觀  
適之往乎其云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其疏中意者實  
欲傾陷子由特默之使宣仁自發以便竊其位故獨擊公也老姦心熱不覺  
自露敗筆王適所述公語無一字不可見君上香君錫撫入彈章并奏觀牽  
連誣砌止能及此知其本無可彈矣凡此等事極應究譴庶幾朝廷肅清元  
祐之政綱紀不立是以後憂長也其安鼎事據子由劄子云安鼎頃與趙君  
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上殿奏對上賴  
聖明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鼎在言路是

### 延和殿子由代奏竹西寺題詩事

續通鑑長編云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

月六日在南京閻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  
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  
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  
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爲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  
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

### 鄭雍論賈易趙

### 君錫

續通鑑長編云鄭雍上言賈易剛愎酷烈挾私肆憤在臺惟務劫持

拾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特行譴逐又言趙君錫前此徇王鞏輒薦  
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隨

由之人非

**四日公上辯賈易趙君錫彈劾劄**

本集劄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與趙君錫初無疑聞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裁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又言秦觀因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臧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裁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實告以賈易所言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又是日王適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因令傳語君錫云臺諫給事中互論裁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宜爲朝廷惜之二人具在可覆按也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行出數日無人不

知故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至於此臣既備位從官弟轍又忝論思之地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

賜重行**輔臣大防等論奏廷和殿調停兩賢**續通鑑長編辛卯執政於延

朝典後異同自相矛盾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

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爲讎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之政事亦陰以申

羣怨之憤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是日執政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

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問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已而宣諭曰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不若并蘇軾兩罷爲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擊因奏言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

既退趙君錫已知兩罷上疏救賈

易復攻公

續通鑑長編云趙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又云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論元祐四年四月公以洛朔

二黨交攻出知杭州正劉安世等力攻蔡確之時確作車蓋亭詩以宣仁此武后故全唐請行重譴也時趙君錫爲給事中上意雷公請收還新命其畧曰蘇軾之文章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畱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讒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溥矣茲又謂無禮於先帝者卽與賈易合攻竹西亭詩誣公幸神宗厭代之事欲加公以遠貶徽外之罪故以蔡確激宣仁也考此詩作於元豐八年五月非元祐四年四月以後作也君錫等既以此詩爲痛心疾首莫之堪忍曷不效忠於攻確之日而乃且爲堪忍者又兩年五箇月姑以天下蒙福聖心開益先之此何故也蓋小人所爲惟利之從人目爲反覆小人小人不自觉其已反覆也當公之初非宣仁本懷恩禮加厚似有召還付政之跡彼特試爲此論探之借以結宣仁之知政公得政彼益有所託也是年九月子由使遠君錫遂得爲副以去自是不兩年位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其因風吹火之巧如此中丞乃執政之捷徑劉摯子由皆由此除尙書右丞而君錫之中丞卽頂補子由者也公既還復以親嫌求去子由亦累疏避兄宣仁不許彼見公爲子由所格必不得政無所用其趨奉而子由爲朔黨領袖劉摯所憎其位則可覲是時洛黨已亡朱光庭賈易邢恕楊畏皆已



投入朝黨陽援陰構聲勢張甚賈易方謀攻兩公以媚擊君錫因合力攻公甚勤其意本不在公實欲加子由漏洩機密之罪使宣仁自發之於是右丞爲所固有且因賈易熱鍋就劉摯爲炊也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等皆與公不合當斯時非漠然者特不著耳所持壓一慙直無知沒邊沒岸之呂大防於摯頭上鎮住而大事則牢持其柄不下移者微此人則滿朝皆朝黨矣然如君錫前後論奏至爲欺君罔上大防不檢會進上可謂憤憤而舉朝無彈之者亦見朝黨爲多而蜀黨無在位之人也是日宰執方議兩罷次日即兩罷長編載是日辛卯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復封易疏進入信爲密速之甚子由且不以告公君錫何從知之卽爲賈易救援且益以公之投石此乃劉摯在簾前僅能隨同大防附和退卽以告易君錫意在反兩罷之議去公而爾易也其朝廷不密之論尙可以攻子由乎

五日仍以求避親嫌出公於穎

續通鑑長編云壬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穎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廬州後改宣州又諭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爲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爲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爲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論曰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一文狀論曰莫不消摯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軾分析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待制爲吏部遂得盡可歸趙君錫誣奏竹西寺詩章疏未見當卽前載無禮太皇無禮先帝之疏故宣仁并蔡確共論之也據通鑑輯覽君錫罷知鄭州安鼎奏公既不知執政亦不置議可見朝政之亂

上辭題詩劄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本集劄子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八日

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自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逾遷往常州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其時去先帝上僊以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山光寺詩其辭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近見子由作墓誌乃云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詞異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增出本屬蛇足然此文成於流離衰憊之後恐誤憶買田書至之說墓誌

劉中語舛入墓誌但公於曹田官田之外議買田書牘甚繁未可謂墓誌必非也好箇少年官家其語不可闕入文中此子由先經代奏之事何待深考始知且此種飛語傳誌例當刪削本傳但云以讀請外史斷如此是後世並未啓疑也葉夢得稔知其事乃特將歸咎豐熟一層抹殺以形墓誌有異并設二疑以感後世當告迨過之語如或出其中中心之誠則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不難以尺書通之必不載之避暑錄也夢得乃手定元祐姦黨之人尙何公言查註好異率多孟浪乃悉取其與公人品心術有害之

大者一饜登載合註復廣其傳實為此集所累殊不知王施詒非不見此種

物事實彼所吐棄者也今原載夢得此條已刪其謬妄者存之特駁正於此

**秦繳題詩狀** 蘇軾狀奏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

寺畱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畱題因依實封聞奏右

臣所有前件詩畱題因依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

行歸題詩一事由於初三日代奏初四日裁政調停初五日罷公知頌

內事早定緣宣仁先有未得偏示三省官之論故子由不敢以告也至初八

日公始奏辯而三省已奉旨取狀備案其調停不問之跡顯然可見大哉宣

仁之言曰作詩亦是小事所謂小事非指公詩乃指蔡確以武后比宣仁之

詩以為貶之者意不在此也惜乎執政狗私不肯出君錫爾公之意以反覆

欺君正告而劉摯尙再三為之地此番之懲實由劉摯又為之說以自蓋

其跡云秦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既為中丞鞏迫令薦之觀賦之客也

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賈易至亦以為觀為非會觀除正字易率先一

章君錫遂翻然首之首觀可也君錫與軾友善兼所傳言無他諱諱不白之

於義未有害也識者以君錫為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摯以為此說其姓名

於洛黨可知李鞏不察其偽載之長編謬矣子由自言其跡危甚指劉摯也

其右丞幾為趙君錫所取顯然可見居大防素直不知其故故以兩隱處

之於公之出為未平然公出而子由不出亦以大防橫亘於中及宣仁不欲

盡去之故在劉摯即為不了漢不兩月楊畏鄭雍起而攻之楊畏者世號楊

三變那恕之狼狽也劉摯與畏友善用畏至殿中侍御史當公之出也畏以

子由不出合鄭雍安鼎復攻之論薦王鞏不當罪既乃攻之不克疑宣仁將

用以爲相則劉擊宜可攻也遂合鄭雍攻擊以是年十一月一日罷計公出京之時僅七十餘日也擊既出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及召范純仁畏復攻純仁不報意謂攻去二相子由不相是又可攻者也遂復攻子由宣仁崩大防恐畏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稱述熙豐政事攻去之邢恕於紹聖末削有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之語其反復一轍賈易自投朔黨亦有併逐蘇程之奏朱光庭於元祐初已在諫垣當劉擊攻程之始光庭不能以道力爭成其召舉布衣出處之正繼乃劉安世乘之於重劍後復無能折之以致其師一續不復再振且又反頡事力爭劉擊罷相封還詞頭甘心同逐此皆朔黨之鷹犬亦洛黨之罪人也公與韓初無隙而破琴詩敘兩言和璞子由亦有夢中驚和璞句蓋言禍由怨起逮韓坐怨發覺其端始見易等皆其末也文仲爲孔子四十八世孫其父延之授以家學二程明道實發于貢未聞而彼時孔氏不知無足怪者乃論者多諱言聖裔道命錄幸其速死皆因程繼孔可發一笑程子在經筵甚踞故范祖禹以草莽不識朝廷事體爲解餘無他也時已罷去五載必無攻蜀之念洛黨可眞可假與伊何涉若非徒之欺鳴鼓之攻又未見程子無之論者務執洛蜀交攻

**告下除龍圖閣學士知穎**

**州軍州事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罷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

嫌實有簡書之畏思還舊職龍圖閣近蕃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爲朕留之詔賜對衣金帶馬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

語殊施難報危涕自零詔賜對衣金帶馬上謝表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

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賜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  
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檢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  
卒皆四壯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羈事功而臣衰不待  
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健  
徒堅晚節子由乞同出狀

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徒  
難報深恩

私意有所未順況臣供職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防賢  
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寄王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  
奔極紛紛也不復形於紙筆過旬日自聞之矣得穎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  
刺心鉗口矣又書云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某公將朝

所披誇仁聖在上不閉而明但憐彼二子者遂與紆夏李定同傳也

辭別子由於東府作感舊詩適授河間令子由送以詩

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指吾非爾去河間治無嫌野老謙仍將尺  
書報勿復問從違

時作語意甚明詩編和公感舊詩後當公  
赴頤之日正邁除河間時也故附載於此

公既出子由留書右丞

六年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王辰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七年四月己未  
立皇后孟氏六月蘇轍為門下侍郎  
明年六月始還也其本傳并書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於六年之首自為才  
盾而東都事畧傳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劉摯為左右相並載

四年之前尤謬此乃頴濱遺老傳自欽本屬驕驍故史家徵事互異不足怪也但其傳內無知絳州事而事畧宋史二傳亦不載又事畧云七年四月立皇后孟氏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此與事畧本紀合而未史本紀誤卽子由罷不起亦不能以絳守攝太尉充告期使也今考樂城集進宣仁后謚册劄子云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府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據此則子由並未一日退閑而本集亦無子由知絳州事不知史官何處拾此謬說也先是子由於是年五月薦王鞏除知宿州爲安鼎所攻及公出鄭雍安鼎復攻子由明年二月公自頴徙揚子由期公過關見而後行公不可乃避道以去請旣出此事必當書之以明公不欲與朋黨交攻之意而子由赴絳礙難立案故必窮追之以明公未幾劉摯

**罷知鄆州**

未史云劉摯拜尚書右僕射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先是鄆州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第往以俟休

復之語茹東濟陰錄其書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摯聲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於是宣仁后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上章自辨執政亦爲言之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元祐之時純仁忠厚仁恕不偏不撓未嘗有排人苟進之心及其力救章惇惇乃報以重貶至於疾病交作卒以替死而劉摯則以排斥姦邪進也及取相位攻異己以植黨而盜進退士大夫之柄接姦邪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三十三終

以自全而圖收范純仁不可得之報是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宜章惇屢致之死而不足收卹也朱光庭王巖叟因擊而登言職故於元祐初攻公甚力及洛黨敗光庭復附擊以取給事中然不似楊畏更附大防而獨與華俱去世有醜婦而殉後夫之難者光庭其庶幾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卷三十三終

武林蘭山堂氏藏板